

南海志

〔元〕陳大震等撰

# 南海志

〔六冊〕

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  
一九八六年四月



南海志卷第七

(書影)

物產

書序九丘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所謂風土物產也天地間東西南北風氣不同物產亦異故南人不識駝北人不識象杜鰲至洛識者以爲怪鸚鵡巢嘗當時以爲妖橘踰淮而爲枳梅南落而北開其氣殊其產亦殊也廣東南邊大海控引諸蕃西通牂牁接連巴蜀北限庾嶺東界閩甌或產于風土之宜或來自異國之遠皆聚于廣州所以名花異果珍禽奇獸犀珠象貝有中州所無者漢志云粵地處近海多犀象珠璣銀銅玳瑁之溘謂其自遠方來也桂海

大德南海志考（代序）

陳金林

齊德生

大德南海志，凡二十卷，元大德八年（一一三〇）



震等纂輯。此志綜記元廣州路所屬七縣事，舉凡歷史之沿革，山川之廣袤，戶口之登耗，田疇之蕪治，財賦之贏縮，以及舶貨之品類與諸蕃之國名等，是瞭解宋元時期廣州的珍貴史料，是元代的著名志乘之一。惟是書流傳至稀，世人罕知其詳，爰作此文，以求正於方家。

南海志的纂修及其流傳

一

大德南海志原書二十卷，現存卷六至十，凡五卷，首尾俱闕，難窺全豹。近查崇禎南海縣志舊序中，存有陳大震一節序文，其中記述此志纂修情況，略云……廉訪使江陰義齋陸公，以儒被選……索圖經於政府無有，遂命里耆舊陳大震路教授呂桂孫，求舊志增修之……南海志從來久廢，則必修，今蒐之故笈，存者僅有嘉定、淳祐二本，首尾殘缺，淳祐迄今五十年矣……今在職方，已三十年，官府制度革故鼎新，不錄則久將焉考，爰即舊志而增益之。

若盡去其舊，則三百年前事，不能詳知矣。故間取之。序成白之公，公領之，遂付之梓。末署元大德甲辰長至日陳大震序。據此序可知。大德南海志陸義齋修，陳大震呂桂孫纂輯。陸義齋當即陸垕，元史附臧夢解傳，江陰縣志稱垕升南海廣東道廉訪使，以侍親棄官歸者。又與張玉田雅故，山中白雲詞有壺中天雲陸義齋秀野園清暉山堂，即此人。陳大震寶祐元年（一二五三）進士，朝奉大夫知全州。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承事郎，廣東道儒學提

舉呂桂孫，廣州路學教授。俱見本志學校及進士題名。所謂嘉定淳祐二本者，即陳峴所修纂嘉定南海志與方大琮所修的淳祐南海志，前者修成於嘉定三年（一二一〇）十月，由郡文學齊琥監鹽倉李端仁纂輯，凡十三卷。後者為方大琮知廣州軍時，以嘉定志記載未備，而委僚屬李昂英壅疏漏，誕去實存，又布之衆，成書在淳祐七

年（一二四七）四月，卷帙同嘉定志。

（見嘉靖廣東通志藝文陳峴序李

昂英序）

元宋易代，時過境遷，舊志殘缺，亟待更輯。大德

七年（一三〇三）季秋，陸垕因索圖經於故府無有，遂命陳大震、呂桂孫因舊志而重輯，而大震實主其事。越年書成付梓，大德南海志始流佈於世。大德南海志之纂輯，大體取法舊志，而門類益增之。門類之中續補淳祐至大德間五十餘年材料，間取舊志中重要事實。且嘉定、淳祐二本雖首尾殘缺，但大德修志時尚存，此後二本皆佚。故曰大德志存，則宋元三百年間事存；大德志佚，則廣州一地宋元三百年間事缺。此志之重要從中不難發見。

三

大德南海志（以下簡稱南海志）刊刻不多，流傳不廣。經元末兵燹，散佚頗多。明成祖定元都，大將軍收圖書致之南京，復詔求四方遺書，設秘書監丞，尋改翰林典籍以掌之。永樂四年（一四〇六）成祖朱棣御便殿閱書史，問文淵閣藏書。解縉對以尚多闕略，遂命禮部尚書鄭賜遣使訪購，惟其所欲與之，勿較值。十九年（一四二一）北京既建，詔修撰陳循取文淵閣書一部至百部，各擇其一，得百櫃運至北京。正統間，少傅楊士奇奉敕遂一點勘

度藏，於正統六年（一四四一）編成文淵閣書目，這是南海志自刊刻以後所見到的第一次著錄。是日卷十九舊志類著錄南海志八冊，六冊各一部。此六冊一部，恐已非全帙。至嘉靖年間，第二部南海志又被發現。據嘉靖廣東通志卷十二藝文志記載：南海志二十卷，陳大震撰。此志的卷數，陳大震自序未提及，文淵閣書目僅著錄冊數，此為首次披露。崇禎年間，南海知縣朱光熙纂修縣志時說：元南海志二十卷，陳大震撰，今無。（見崇禎南海縣志

四

卷十二藝文志書目）可見南海志在明末已佚。故朱光熙以今無著之。有清一代，各家書目皆未著錄。清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曹元忠得元槧南海志卷六至十於武昌書肆，不禁狂喜。此殘本依次為戶口、土貢、稅賦……倉庫、廨宇，共十四門。雖視原書只存四分之一，究係斷種秘本，烏可以殘闕少之耶。此記見箋經室遺集卷十，署年為庚戌五月，即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五月。未幾，曹氏亡故，藏書散出，為南海潘宗周所得。潘氏有題跋一篇，略

云南海志殘本二冊，撰人不詳，前五卷佚，存卷六至十，卷十末綴一終字，餘四卷否，似全書已盡於此……凡所舉廢，由宋及元……刊於有元中葉以後。按元世祖攻克廣州，立廣州路總管府，設錄事司，元領八縣，其後懷集一縣割屬賀州，餘七縣，一南海，二番禺，三東莞，四增城，五香山，六新會，七清遠，本書記載先錄事司，次及七縣，是雖名南海志，而實則廣州一路之志也。（潘宗周寶禮堂宋本書錄·附元錄）考潘殘本或今北京圖書館度藏之本。

五

據中國版刻圖錄記載，大德南海志二十卷，大德八年廣州路士人陳大震路教授呂桂孫據淳祐南海志重修，綜記元時廣州路所屬七縣事。原二十卷，此存五卷。卷六記戶口、土貢、稅賦，卷七記物產，卷八記社稷、壇壝、城濠，卷九記學校，卷十記兵防、倉庫、廨宇、郡圃等。卷中有後補之葉，學校門記事至致和元年（一三二八）止。世無二帙。永樂大典內引南海志或廣州府南海志，即此書。（文物出版社一九六一年）按此據大德南海志原刻殘本著錄，且出於三月版。

北京圖書館善本組名家之手，當不致誤。但有一點似有忽疏，即大德南海志是據嘉定、淳祐兩種南海志殘本增補的，而非僅據淳祐南海志重修的。因為這在陳大震所撰自序中已寫得明明白白。但是，這條記載畢竟指出了永樂大典中引南海志，即大德南海志這條重要線索。因此，要完整地掌握大德南海志材料並展開考察，首先必須將大典引用此志的情況徹底查清楚。

經查考，一九六〇年九月中華書局永樂大典影印本七

六

百三十卷中，有三十一卷中引有南海志材料五十七條目。今臚列如下：

大典卷一一九〇五廣（建置沿革），一一九〇六廣（分野，八到道里，城濠，門，井，關，津，渡口，坊巷，鄉里），一一九〇七廣（戶口，土貢，稅賦，物產），引南海志十五條。又一九八〇嶺（龍舌嶺，黃公嶺，歐陽嶺，雲母嶺，焦石嶺），二二六六湖（風湖，菊湖，仙湖，湯湖），二二七〇湖（織女湖），九二二師（勤過師父），二二五六壺（冰壺），

二五三七齋（勝己齋），二五三九齋（山齋），二五四  
〇齋（運甓齋），二六〇八臺（妙高臺），二六四〇臺  
（鶴舒臺），二六〇五臺（瓊臺），七二三七堂（八賢  
堂，十賢堂，養賢堂），七二三八堂（近民堂），七五一四  
倉（椿備倉），二七四一崔（崔與之），二九四八神（  
人以為神），一〇四二二李（李康臣），一〇八七六虜  
（釋遣俘虜），一三一三六夢（夢老人，夢偉丈夫），一  
三一三九夢（夢羣羊相屬），一三一四〇夢（夢松求

治斧痕），一三四五三士（神化方士），三五二五門（  
雙門，崖山門），三五七九村（上塘村，下塘村），一四五  
三六樹（波羅蜜樹），一四五三五著（清白著），一九  
七八三伏（善於擿伏），二一九八四學（蔣之奇撰廣  
州州學記，章咨撰廣州府移學記，程矩撰學田記），並引  
南海志四十二條。合計凡五十七條，約二萬三千餘字。  
倘將上引初步分析一下，又有以下兩種情況：  
其一，大典所引主要集中在三卷（即一一九〇五至一

一九〇七）中，凡十五條，其字數佔大典所引南海志全部材料的百分之三十八。取殘本對照，這部份材料又可分為以下三類：一、為殘本所無，即完全散佚部分。如大典卷一一九〇五廣（廣州路至南海縣建置沿革）；二、為殘本所有，如大典卷一一九〇七廣（戶口、土貢、稅賦、物產），其戶口、土貢、稅賦條，即殘本卷六之全部內容，物產條即殘本卷七之物產；三、存佚參差，如大典卷一一九〇六中部分為殘本所有，如城濠門兩條，即殘本卷八城濠

其河渡條，即殘本卷十兵防門內河渡。其餘均為殘本所無。其二，除上述三卷十五條之外的四十二條材料，散見於大典其它二十八卷中，均為現存殘本所無，係編大典時直接引用。由此可見南海志除現存殘本五卷外，主要材料見存於大典。今天來談大德南海志，當以上述兩種存在方式所存材料為基本出發點。需要說明的是，今本大典卷一一九〇五至一一九〇七條文，廷式過錄本順德李文田記云：大典自乾隆中館臣鈔校後，置翰林院，自

後多散失。今存五百餘本耳。萍鄉文芸閣學廉（廷式，光緒壬午舉人），館志伯庶子家（銳庚辰翰林清秘堂辦事），遍讀之，手錄其菁華。為言當日輯大典，祇是隨意採取耳，惜不能及未佚之時而讀之也。此冊即孝廉屬鈔出者，宋元間廣州輿地之書，大半今人所不得復見，真可寶也。光緒戊子四月裝治甫畢，漫記於卷端，順德李文田記。（見一九六〇年九月中華書局永樂大典影印本一一九〇五卷首）因此，今天我們能見到上述南海志這樣

九

一個面貌，與文廷式的及時過錄是分不開的。

大德南海志的內容及其價值

方志之書，至趙宋而體例始備。舉凡輿圖、疆域、山川、名勝、建置、職官、賦稅、物產、鄉里、風俗、人物、方技、金石、藝文、災異，無不滙於一編。隋唐以前，則多分別單行，各自為書。元代方志繼宋之餘緒，體例更加嚴密。

齊乘，元于欽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六十八略云：是書專記三齊輿地……敘述簡核而淹貫，在元代地志之中，最

有古法。其中間有舛誤者……然欽本齊人，援據經史，考證見聞，較他地志之但採輿圖，憑空言以論斷者，所得究多，故向來推為善本。卷首有至元五年蘇天爵序，亦推挹甚至，蓋非溢美矣。今以南海志較之，並無遜色。其述廣州沿革，援據經史，原原本本。如叙秦時廣州云：秦王剪滅楚，略定楊粵陸梁地，以其地為桂林、南海、象郡，以謫遣戍。（舊志云：非三十六郡之限，置南海尉以典之志，所謂東南一尉是也。）二世時，任囂為南海尉，病，召龍川令趙佗使

十

行尉事。（囂語佗曰：秦為無道，陳勝作亂，天下未知所安，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可為國。又曰：漢安元年，五星聚東井，此南粵偏霸之象，即使佗行尉事。）囂死，佗併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王，治南海。諸如此類沿革，明嘉靖、萬曆廣東通志及清代廣州府志皆語亦未詳。又大德南海志述元時廣州沿革，皇元定江南，至元十六年，升為廣東道宣慰使司，其使兼都元帥，又升廣州為路總管府，尋罷都元帥府，以宣慰司兼管軍馬。二十年立海北廣東

道提刑按察司，並置於廣。二十六年，察司移置於韶。二十八年，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並置於廣。大德二年，定為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正次官，並通管元帥府事。蓋嶺南一都會，故軍府之盛焉。此段記載，大抵時近則蹟真，地近則易核，可補正史之略，為後世修志所採摘。至於此志沿革門內有取廣州始末一節，記元軍三進廣州事，特詳為史籍所不載，現移錄如下。至元十二年丙子，（宋德祐二年）（查至元十三年為丙子年此十二年係大典引時所誤）宋經略使

兼知廣州徐直諒得驛報，天兵已下臨安。又聞江西、湖南皆降，時有淮將梁雄飛謫居於此，因遣之賫蠟書往江西歸附。未幾，又聞湖南行省亦遣使諭降，所遣者廣人曾士倬。時湖南某縣令與一將校楊尹俱來，直諒遣水軍統領唐淵往韶州逆之。直諒之意，謂已遣人通耗江西，不可又納湖南使，諭意唐淵俾殺之，乃沉曾、楊於韶江下。六月，江西呂元帥師夔遣黃世雄與雄飛偕來，並稱招討使。時直諒聞益王已即位福州，遣郡人李性道權提刑，領摧鋒軍將

黃俊、陳寔、水軍將謝賢等拒之。至石門，性道不欲戰，艤舟岸許。惟黃俊迎敵，遂敗。俊奔回，直諒乃乘船舟遁去。十三日，世雄等入城，以性道為市舶使。陳寔、謝賢、唐淵等各授以官，黃俊亦與焉。俊不授，諸將遂殺之於摧鋒軍寨佛殿下。八月，東筦人熊飛、葛以勤、王隸、文丞相戲下，兵潰而歸。至是，遂結集民兵數百至城下。十五日，世雄等與戰，飛敗。復回東筦。世雄等遣姚文虎追之，為飛所殺。飛再圖入城。世雄等度未可勝，九月十一日退師。既而新會宰曾逢龍

十二

率鄉兵至城下，性道迎謁，為逢龍所擒。飛等復入城，掠性道家，焚其居。二十一日，宋置使趙潛、運副趙淇至，越一日安撫方興至，搜陳寔、謝賢等殺之，剗肝以祭俊。唐淵逃。十月十日，遂置性道於死。俄呂元帥師夔、張元帥榮實將兵自江西來，潛遣逢龍、飛往南雄捍禦。續發將校劉自立守韶州。逢龍戰死於雄，飛回韶。張、呂元帥至，自立潛以城降。飛巷戰而死，遂屠韶城。以自立為招討使。十二月朔，潛、淇等聞大兵將至，以船舟遁。方興未行，委郡人趙若同等分

四隅民兵守禦。初五日興遁。二元帥至城南，居民懼如韶之受屠也，俱逃竄入山。若岡焚其室廬，火光亘天，城外居民為之蕩盡。初八日若岡與忠勇軍陳勇出小市門降，是夜勇賈招諭榜入城，為營兵所殺。初十日，二元帥入城，以若岡知南恩州事。會方輿在南恩海靈山，令人逐若岡去，不得入。是時，郡人張鎮孫結集鄉兵於廣州海上。二元帥以水道不通，軍餉不繼，退師。十四年四月，鎮孫入城，為經略安撫使。有將校盧震者，擁眾暴橫，鎮孫殺之。十一月，塔出

十三

右丞呂元帥劉元帥復入廣，鎮孫降。十五年正月，平廣州城。二月，右丞二元帥復退師，以鎮孫歸於京師，道死於梅嶺。三月，宋凌震、王道夫入城，震為制置使，道夫為運使。時宋主昴崩，昴繼立。九月，震與道夫聞大兵復來，俱遁。十月，行省參政李恒、江東宣慰使張弘範開蒙古漢軍都元帥府，督師南征。十六年正月，二元帥會師，二月克厓山，宋主昴死。（餘見厓山事蹟）宋亡。三月，震降，道夫亦降。王師凡三入廣，廣州始平。這段記載頗為詳備，鮮為人知，在南宋

沿革史上有着重大的價值，可補史載之不足。

南海志卷六戶口，列舉自漢、晉、宋、隋、唐、宋初、宋淳熙、元至元二十七年、大德八年、廣州路歷代戶口數，甚是具體。如廣州前漢時戶一九六一三，口九四二五三；至趙宋初，已驟增至戶一四三二五九，口二一〇四八三；淳熙間為戶一八五七一三，口為二五五八七七；到元至元二十七年，戶略下降，戶為一七二二七四。逾十四年，是為大德八年，戶口又開始回升，戶為一八〇八七三。值得注意的是，在

十四

宋代已出現主戶和客戶的記載，元代甚至對廣州路及所屬七縣的僧尼、行童、道士、女冠，均有統計。宋初，主戶（本籍）為六四七九六戶，客戶較主戶多一三六七七戶，為七八四六三戶；淳熙間，客戶較主戶多出二一五三三戶，較宋初客戶數也多二五一六〇戶。然而到了元大德八年，主戶（南人戶）為一八〇三二三，客戶（北人戶）僅五五〇，主客戶之比在不到一百四十年內，竟然如此大升大落，為他處所罕見。關於這種戶口的變動，陳大震